

汉语第二语言词汇 教学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研究

何清强◎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汉语第二语言词汇 教学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研究

何清强◎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研究 / 何清强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308-17395-7

I. ①汉… II. ①何… III. ①汉语—词汇—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1759 号

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研究

何清强 著

责任编辑 杨利军
责任校对 汪淑芳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78 千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395-7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从离合词的习得看汉语二语词汇教学模型的构建”（14YJC740029）

序

词汇教学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中,词汇教学的地位更加特殊,离合词就是汉语词汇教学特殊性的典型代表。例如“见面”一词,在教学中必须处理“见”与“面”作为文字、语素、单音词所涉及的知识点。而在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中,从词的拼写可直接读出其发音,从词的发音也可以拼写出其书面形式,词汇教学中至少省去了文字教学这一环节。更加特殊的是,离合词具有扩展性,“见面”可扩展为“见过面”“见过一面”“见过他一面”等多种形式。在英语等印欧语中,词不具有这样的扩展性。尽管有些复合词来自短语,但两者在语音形式、视觉形式、意义等方面相区别,如“turnkey”(监狱看守)和“turn key”(转动钥匙)。可以说前者演变自后者,但不能说后者是前者的扩展形式。如果是非复合词,就不可能拆分成短语,如英语的“humor”不可能扩展成“hu him one mor”。有意思的是,“humor”的音译“幽默”虽然是一个单纯词,但出现了“幽他一默”的说法,这是受汉语表达习惯影响而来的。可见,比起英语等印欧语,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所涉及的词汇知识要复杂得多,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无疑具有更大的挑战性。这也给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教学中正确处理这些由汉语语言特点带来的词汇知识是决定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成效的关键。

何清强刚跟我做博士论文时,就对离合词这类体现汉语个性特点的词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写成了《外国留学生动宾式离合词习得研究》一文,其中不乏亮点。但其并未着急出版,而是经多年积累之后以此为基础,融入这些年的教学心得和研究成果,写成《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研究》这本

书。概而言之,这本书以动宾式离合词这一集汉语诸多个性特点为一体的词语为研究样本,力图建立一种既符合第二语言词汇发展心理特点,又符合汉语语言特点的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模式;在离合词习得、词汇学习心理机制、第二语言教学任务设计等一系列讨论之后,构建了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的“认知—动机”模型。该书特点鲜明,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我认为,以下几方面是其突出特点,也是读者们阅读时值得关注和借鉴的地方。

1. 选题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从书稿的名称来看,有两个关键词表明其实际应用价值,一是“模型”,二是“实证”。所谓“模型”,就是一个可以套用的模式,只要是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就可以应用该研究成果。而“实证”告诉我们这个模型已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具有实际效用。

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的“认知—动机”模型是一个教学任务设计的量表。该量表包括两方面的量化指标:一是参与汉语第二语言词汇学习过程的心理因素,二是汉语第二语言词汇知识(详见序表1)。该量表易于操作,在任务设计过程中,只要满足量表中的各种指标要求,就能调控各种心理因素充分且均衡地参与到学习过程,并覆盖汉语第二语言复杂的词汇知识。

序表1 “认知—动机”模型指标要求

内隐学习	一般标准	是否在完成学习任务过程中“顺便”学会目标词
	离合词	同上
有意义的学习	一般标准	新学知识是否与原有知识网络产生关联
	离合词	1. 是否处理含有目标词某一构成成分的其他词 2. 是否处理同音词、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 3. 是否处理结构方式相同的其他词
选择性注意	一般标准	是否既不完全注意目标词又不能不注意目标词
	离合词	同上
信息处理深度	一般标准	是否对目标词的语音形式、视觉形式、句法搭配、语义特征、语用特征进行处理
	离合词	1. 同“有意义的学习”指标的3条 2. 是否处理多种分离方式,尤其是与“动”语素相关的 3. 是否处理动宾语义关系 4. 是否处理动作对象的表达 5. 是否含有产出性学习过程

动机	一般标准	任务的特点能否激发学习动机
	离合词	同上

在构建“认知—动机”模型之后,作者进行了两个实证研究来验证这一模型的效度。第一个实证研究中,同一个班的同一门课由两位教师教学。教师 A 采用该模型进行任务设计并实施教学,教师 B 则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非“认知—动机”模型)进行教学。学期结束时的词汇测试证明,教师 A 的教学效果优于教师 B 的教学效果。第二个实证研究中,两个相同水平阶段的班 M1 班和 M2 班分别由教师 A 和教师 B 任教,教师 A 采用该模型进行教学,教师 B 按照自己的方式(非“认知—动机”模型)进行教学,期末分别进行试题完全相同的词汇测试。测试结果表明,采用该模型教学的 M1 班成绩优于未采用该模型教学的 M2 班。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是应用型学科,我们期待这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能不断涌现。

2. 研究具有明确的理论基础

任何学术领域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论基础问题,这既是研究赖以立足的基底,也是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不走样的保障。

本书的研究内容是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是语言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研究。作者没有像这类研究通常的做法那样直接把国外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拿过来套用,而是直达心理学理论,详细阐述了参与第二语言词汇学习过程的五种心理因素——内隐学习(implicit learning)、有意义的学习(meaningful learning)、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信息加工深度(information processing depth)和动机(motivation),还顺带对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二语习得理论背后的心理学基础进行了解释。比如,在分析内隐学习时,不仅分析其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也指出习得与学习假说(acquisition-learning hypothesis)、附带性词汇学习假说(incidental learning hypothesis)就是以内隐学习为理论基础的;在讲有意义的学习时顺便解释了输入假说(input hypothesis)的心理学基础;在讲信息加工深度时又把接受性学习(receptive learning)和产出性学习(productive learning)这对概念的心理学基础解释清楚了。

作者在阐明上述五种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起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的“认知—动机”模型,读者能直接把握和理解其背后的心理学基础,了解其起作用的原理,自然能更好地把它应用到教学实践当中。

3. 动宾式离合词作为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研究的样本具有典型性

离合词是汉语中较为特殊的词语,可分可合是其直观的特殊性,集汉语众多个性特点于一体是其隐性的特殊性,后者体现出其典型性。本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离合词所体现的汉语的个性特点。

一是语言单位界限的模糊性。比如“带头”中的“带”和“头”是两个汉字,也是两个语素,还是两个单音节点;“带头”本身被称为词(离合词),但扩展以后(如“带个头”),表现出短语的特点。

二是词类界限的模糊性。例如“洗澡”的“洗”和“澡”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分别为“洒足”“洒手”,这说明古汉语“澡”与“洗”一样,为动词,如例(1)与例(2)。明代的《封神演义》出现了“洗个澡”的用法,见例(3)，“澡”在此就用为名词了。以上是历时演变反映的词类界限的模糊性。在共时层面,这种特点更是无处不在,如例(4)的“帮忙”与“生意”并列出现在主语位置,为名词用法。

(1)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礼记·儒行》)(战国)

(2)有温泉穴……其源可汤鸡豚,下流澡洗治疾病。(常璩《华阳国志》)(东晋)

(3)孩儿今日无事出关……偶因炎热,下水洗个澡。(许仲琳《封神演义》)(明)

(4)帮忙和生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刘震云《我叫刘跃进》)

三是词的结构与短语结构、句法结构的共通性。作者引用董秀芳(2011)对复合词研究的成果,阐明现代汉语复合词来源于古汉语的短语、句法结构、跨层结构,如例(5)显示了“非常”从句法结构演变为词的大致轨迹。这样就不难理解现代汉语词的结构与句法结构具有一致的结构方式这一特点。离合词当然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尤其是扩展以后更加直观,如例(6)的“打架”与“打一回架”结构方式相同。

(5)a.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刘安《淮南子》)

b. 忽见一女子,著青衣,美丽非常。(李昉等《太平广记》)

c. 那慧娘生得姿容艳丽,意态妖娆,非常标致。(冯梦龙《醒世恒言》)

(6)a. 自己人打架,说出去也难听,而且破坏了开工!(茅盾《子夜》)

b. 客人散了以后,据说,他们就必定打一回架。(老舍《热包子》)

四是句法结构的块状性与离散性。比如例(7)这句话由“他们”“这点儿忙”“愿意”“帮”“还是”“的”等语块构成,这些语块可以根据表达需要构成多种组合,如“他们还是愿意帮这点儿忙的”“他们这点儿忙还是愿意帮的”“帮这点儿忙他们还是愿意的”等,这里体现了汉语句法结构的块状性。“帮忙”本是一个词,但在这些句子中均分离着用,有时候甚至顺序颠倒,这就体现了汉语句法结构的离散性。

(7)这点忙他们还是愿意帮的。(严歌苓《扶桑》)

选择这种具有典型性的对象作为汉语二语词汇教学研究的样本,最大的好处就是其词汇知识的覆盖面最大,如“操心”和“操作”,两者都要处理读音、汉字、词汇意义、近义词、结构方式等,但前者相对后者多出分离方式、动作对象的表达、动宾语义关系等词汇知识点需要处理。把离合词的教学研究透了,其他类型的词汇教学也就不成问题了。

4. 本体研究、习得研究、教学研究有机结合

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就是交叉性,研究内容自然要囊括本体研究、习得研究和教学研究,但不同情况下,三者有不同的侧重。本书总体上是教学研究,本体研究和习得研究服务于教学研究。

本体研究方面,作者在动宾式离合词的一些基本特征分析和统计方面下了大力气,如分离方式、分离度等。这些分析统计既为习得规律的总结设定了参照数据,又为教学研究界定了汉语第二语言的词汇知识。作者对分离方式的分析做得非常细致,首先把基本分离方式分为以下几类:

A类:插入与动相关的成分——数量补语(记为 a_1)、动态助词(记为 a_2)、其他补语(记为 a_3);

B类:插入与宾相关的成分——数量定语(记为 b_1)、其他定语(记为 b_2);

C类:插入间接宾语(记为 c);

D类:宾提前(记为 d);

E类:动重叠(记为 e);

F类:插入“的”(记为 f)。

其后作者对语料库检索到的所有离合词的分离形式的实际分离方式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如例(8)为 a_1b_2 (占比 0.21%), 例(9)为 b_1b_2 (占比 2.02%), 例(10)为 $a_2b_2b_1b_2$ (占比 0.10%), 这为后文对外国留学生习得动宾式离合词的规律总结设定了精确的参照标准。

(8)午饭后,她要睡一会儿午觉。(老舍《四世同堂》)

(9)他很想洗个热澡。(老舍《文博士》)

(10)直到她变成一位疯癫、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老妇,她一直在做着
这场恶梦。(《读者》)

习得研究方面,作者主要做了四件事情:一是考察中介语中外国留学生动宾式离合词使用中的语频、分离方式、分离度、句法功能;二是对外国留学生动宾式离合词的偏误进行分析;三是考察分离度对习得的影响;四是考察动宾语义关系对动宾式离合词习得的影响。通过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总结习得规律,为教学研究做准备。这一部分包括多个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比如对离合词偏误的分类(见序表 2)。

序表 2 动宾式离合词偏误类型

偏误类型	例句(括号内为正式形式)
错序	* 他们这几年没有 <u>见面过</u> 。(见过面)
带宾语	* 过年的时候街上很热闹,有人去 <u>拜年家人</u> 。(给家人拜年)
直接带补语	* 他们 <u>吵架得很严重</u> 。(吵架吵得很严重)
误代	* 今年复(夏)天我和我的男朋友想去海边过 <u>放假</u> 。(假期)
整体重叠	* 什么时候感觉学不了就给朋友还是老师打个电话 <u>聊天聊天</u> 。(聊聊天)
遗漏	* 回家以后一定宁波大学回来学习汉语,____中国朋友见面。(跟)

作者根据离合词的结构特点和中介语体现的习得特点对偏误进行分类,包括错序、带宾语、直接带补语、误代、整体重叠、遗漏六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对动宾式离合词分离方式的分析中发现,汉语母语者 A、B 两类分离方式各占总数的 41.39% 和 46.00%, 较均衡;但外国留学生 A、B 两类分离方式各占总数的 32.92% 和 56.28%, 不均衡。作者从中得到灵感,通过中介语的偏误分析和针对性测试,证明了 A 类的偏误率大大高于 B 类的偏误率。顺便说明一下, A 类偏误指的是那些与“动”语素相关成分的偏误,如例(11); B 类偏误指的是那些与

“宾”语素相关成分的偏误,如例(12)。

(11) * 大夫说只一次打针就行了。(韩国 中级)(A类偏误)

(12) * 大卫生病了,发烧高了。(越南 中级)(B类偏误)

教学研究方面,作者首先分别分析了内隐学习、有意义的学习、选择性注意、信息加工深度和动机在第二语言词汇学习中的作用,并明确了教学中调控这些心理因素的具体要求和目标:

内隐学习:学习者并不直接把目标词作为首要目标,而是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顺便”学会了目标词。以“游泳”一词的教学为例(下同),如果学习者在以“你喜欢什么运动”为话题的讨论中“顺便”学会“游泳”这个词,内隐学习的成分就较多。

有意义的学习:学习者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新学知识与其头脑中原有的知识网络产生关联。在教学中把“游泳”跟“运动”“打篮球”“踢足球”“操场”“体育馆”及“跑步”“睡觉”“起床”“聊天儿”这些语义或结构上相关的已学词语关联起来,就调控好了有意义的学习。

选择性注意: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学习者既不完全注意目标词,又不能不注意目标词。若直接处理“游泳”相关的词汇知识,注意力就会完全集中于该词。如果在以“你喜欢什么运动”为话题的讨论中教授该词,则比前一种方法更好地分配了注意力。

信息处理深度:学习者对目标词的词汇知识的学习和处理不仅仅限于语音形式、视觉形式,还应该处理其句法搭配、语用特点等等。如果只处理“游泳”的读音、意义及简单的句法功能,对该词的加工层次较浅。若教学任务能“逼迫”学习者使用“游游泳”“游一会儿泳”“游泳游得很慢”等结构形式,则信息处理能达到较深的层次。

动机:学习任务于学习者而言应该设计得有趣或能解决学习者的现实问题,以促进学习动机。相比照本宣科式地处理“游泳”的读音、意义、句法功能等词汇知识,利用著名游泳运动员的图片或视频来引起话题并在讨论中学会“游泳”,更能引起学习的兴趣,从而促进学习动机。

接下来作者结合汉语二语词汇知识提出了汉语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的“认知—

动机”模型,最后经实证研究验证了该模型的有效性。对此上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5. 方法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语言研究传统上以定性为主,但最近一二十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定量的方法。尽管如此,也无需言必定量、研必定量,而应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和细分领域的特点而定,该定性就定性,该定量就定量,两者必须有机结合。本体研究部分讨论离合词所反映的汉语个性特点,显然适合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而习得研究、教学研究中涉及各种数据的时候,则宜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

我认为,本书以下两个方面的定量研究做得很好。

第一,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在本体研究中,作者从 1500 万字的汉语语料中检索出动宾式离合词的用例,并统计其语频、分离率、分离方式、是否带宾语等方面的情况,由此发现汉语母语者使用动宾式离合词的习惯。与此相对应,在习得研究中,作者通过 80 万字中介语语料,考察外国留学生使用动宾式离合词在语频、分离率、分离方式、是否带宾语等方面的特点,并与汉语母语者的相应数据对比,发现习得规律。这种采用语料库语言学定量研究方法的好处是能保证数据的客观性,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如序表 3 所列三种分离方式的对比数据,完全来自语料,不掺杂任何主观因素,数据真实可靠。

序表 3 中介语与汉语分离方式统计数据对比

分离方式	中介语		汉语		例句(来自中介语)
	个数	占比/%	个数	占比/%	
a ₁	15	2.95	105	1.16	打三次针就会好了
a ₁ b ₂	1	0.19	19	0.20	读一遍喜欢的书
a ₂ b ₁ b ₂	5	0.97	149	1.64	吃了一大惊

第二,采用专业软件精确统计分析。在习得研究中,考察偏误情况、分离度对习得的影响、动宾语义关系对习得的影响时,采用专业软件 SPSS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这样得来的统计结果精确、可信,具有权威性。比如,在考察动宾语义关系对习得的影响时,需要鉴别“动作+受事”(如“念书”)—“动作+处所”(如“种地”)—“动作+工具”(如“开刀”)—“动作+施事”(如“变质”)这种习得顺序是否受母语背景影响,仅从答题正确率很难判断母语背景对习得顺序是否有显著性影响(见序表 4)。

序表 4 不同母语背景被试答题正确率

组别	动作+受事	动作+处所	动作+工具	动作+施事
印欧组	91.67%	60.42%	58.33%	40.00%
日韩组	94.44%	61.11%	58.33%	44.44%
泰越组	96.67%	55.00%	47.50%	42.00%

但是 SPSS 的统计分析结果告诉我们,任何两组之间对比的 p 值均大于 0.05,这意味着三个被试组答题正确率无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母语背景对上述习得顺序无显著性影响。

6. 大胆创新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胆创新。

第一个创新是对离合词的相关研究。在本体分析方面,作者提出了分离方式、分离度等新提法。这些新提法看似无关痛痒,实际上体现了作者的深意。“分离方式”是对“扩展成分”“插入成分”等旧提法的更新,表述更准确(用“扩展成分”或“插入成分”无法解释“跳跳舞”这种情况),也为后文与分离度相关的研究做好了准备。

“分离度”是一种全新的提法,指的是一个离合词可分离的程度。例如“办事”与“办公”,前者有“办一件事”“办大事”“办完事”“办几天事”“事不好办”等多种分离形式,但后者只有“办一会儿公”“办完公”等少数几种分离形式,两者的分离度是不一样的。分离度大小反映了不同离合词词汇化程度的差别,对学习者来说,词义的理解、词的使用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作者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 1:动宾式离合词分离度越高,接受性习得越容易,产出性习得越难。

假设 2:动宾式离合词分离度越低,接受性习得越难,产出性习得越容易。

提出假设之后,作者通过对中介语和相关测试结果的分析,证明上述两个假设是成立的。

在离合词的相关研究中,动宾语义关系对习得的影响也是具有独创性的研究。作者根据 Fillmore(1968)、陈平(1994)关于主宾语对语义角色选择顺序的研究,以及周国光(1996)、孔令达和丁凌云(2002)等人对中国儿童习得汉语宾语的顺序与其语义角色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一个假设:外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动宾式离

合词受动宾语义关系的影响,遵循“动作+受事”“动作+处所”“动作+工具”“动作+施事”的顺序,且这种顺序与所处水平阶段和母语背景不相关。随后作者通过对中国儿童和外国留学生的多项测试及对测试结果的分析,证实了上述假设。

第二个创新是对参与第二语言词汇学习过程的多种心理因素的整合。现代科学研究模式之一是把整体切分成部分,再一一研究,学习心理学研究也是如此,比如 Reber(1967)专门研究内隐学习,Ausubel(1963)专门研究有意义的学习,Treisman(1960,1964)专门研究选择性注意。但作者认为这种单一的研究模式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学习的心理过程绝非单个心理因素起作用,而是多个心理因素协同作用。例如,内隐学习要求学习者不过分注意学习本身,这便与选择性注意关联起来。再比如有意义的学习强调新旧知识的联系,自然要求信息加工达到一定的深度。可见学习心理过程是一个整体性、协作性的运作机制,综合性是学习心理唯一真实的存在方式,因而在第二语言教学研究中应该把它们整合在一起,综合调控。作者构建的汉语二语词汇教学的“认知—动机”模型就是基于以上认识而来的。其中认知心理因素包括内隐学习、有意义的学习、选择性注意和信息加工深度,动机是非认知因素中对第二语言学习影响最大的。这五个心理因素共同作用于第二语言词汇学习过程,通过任务设计对其调控就能把控好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的效果。

以两位教师以“帮忙”为教学目标词设计的教学任务为例,作者通过序表 5 评估了两个设计对上述心理因素调控的优劣。

设计一

第一步,让学生读和写。

第二步,老师讲解。

第三步,让学生造句。

设计二

完成下列练习:

1. 选择正确的词填空(可以多选):我不想_____他。A. 帮忙 B. 帮助
C. 帮 D. 忙
2. 用所给词语造句:因为我不喜欢他,_____。(不,他,所以,想,帮忙,这个)
3. 口头回答问题:要是有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请你帮忙拿包裹,你帮不帮? 以前

你帮过别人的忙吗？如果你觉得他不是好人，这个忙你帮不帮他？

序表 5 任务设计评估结果

任务设计	内隐学习	有意义的学习	选择性注意	信息加工深度	动机
设计一	—	+	—	+	—
设计二	+	++	+	++	+

设计一的任务目标性太强，缺少内隐学习的成分。选择性注意要求既注意目标词又不能完全关注目标词，设计一在这一点上也没把握好。而且，这样的任务缺乏趣味性，无法激发学习动机。因而设计一以上三个心理因素均为“—”号。设计二兼顾了内隐学习、选择性注意和动机，三项均为“+”号。在另外两项心理因素中，设计一有造句这一产出性学习任务，能或多或少引起新旧知识的关联，也达到一定的信息加工深度，所以这两项各为一个“+”号。与设计一相比，设计二提供的任务能在更大程度上引起新旧知识的关联，也需要进行更深的信息加工活动，因而对应的两项各得两个“+”号。综合而言，设计二更好地调控了各项心理因素，是两个设计中的胜出者。

本书虽然具有诸多优点，但也存在需要改进或提高的地方，比如语料的选取就值得商榷。老舍被誉为语言大师，选其作品作为语料是有道理的。但研究离合词是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服务的，更应该选用贴近当前汉语表达习惯的语料。老舍的年代离我们稍远，其中的一些用法与当前的语言习惯有较大差异，如老舍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帮忙她”这种用法，就不符合当前的表达习惯。所以，选用当代作家的作品作为语料，会更加合适。

书稿中的许多方面还有进一步深挖的空间。举个例子，“分离方式”“分离度”在谓语位置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主语、宾语位置和定语位置，就很难充分体现了。哪些分离形式可以在主语、宾语及定语位置上出现，哪些不能，值得描写、讨论。

希望何清强今后继续这一研究，做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周小兵

2017年7月于中山大学

前 言

本书立足于汉语自身的特点,通过汉外对比详细阐述了汉语中与汉语第二语言词汇知识相关的个性特点。在明确汉语相关个性特点之后,选择动宾式离合词这一集汉语众多个性特点于一身的单位为样本,从语言学和心理学两个方面探讨汉语二语词汇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构建了一个遵循汉语自身特点且能综合调控第二语言词汇学习多个心理因素的教学模型——“认知—动机”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其效度。

无论是汉语本体研究还是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研究,均须在明了汉语的个性特点的基础之上进行,方能走对方向。王文斌(2013a)在总结英汉对比研究领域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语言实例与哲学思辨相结合,从语言哲学视角对比了英语和汉语,认为时间性与空间性分别是英汉的本质特点,英汉表层结构的种种差异是时空性差异的语言表征。本书从其研究中受到启发,通过汉外对比,分析了汉语与本书研究对象离合词相关的种种个性特点。

离合词是汉语中一类特殊的单位,在它身上可以找到汉语的诸多个性特点,如语言单位界限的模糊性、词类界限的模糊性、词的结构与句法结构的共通性、句法结构的块状性与离散性。故而处理离合词的时候也就能遇到汉语语法研究几乎所有的困境,如汉语的基本单位问题、词类划分问题。因此,从汉语本体研究来看也好,从汉语二语教学研究来看也好,离合词是一个最佳的观察站,可以作为样本进行深度研究。因此,本书选择离合词作为汉语二语词汇教学研究的样本。

本书对汉语母语者使用动宾式离合词的情况进行了基于大规模语料的定量统计分析,从而得到每一个离合词在语频、分离率、分离方式等方面的数据。在以

上本体研究基础上进行习得研究,分析从中介语语料及针对性测试中得到的外国留学生使用动宾式离合词的相应数据,包括语频、分离率、分离方式。通过以上两组数据的对比分析,总结出外国留学生动宾式离合词的习得特点。此外,我们还对中介语及测试中的偏误情况进行了专门分析,也专门考察了分离度、动宾语义关系对外国留学生习得汉语动宾式离合词的影响,从这些研究中总结习得规律,为教学研究打好基础。

第二语言词汇教学研究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心理学。与任何学科、知识的学习过程一样,第二语言词汇学习或习得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是多种心理因素交互协同作用的结果。学习效果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参与第二语言词汇学习的各种心理因素的调控是否得当。本书分析了内隐学习、有意义的学习、选择性注意、信息处理深度及非认知因素中的动机在第二语言词汇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结合动宾式离合词本身的特点和外国留学生的习得特点,讨论了如何通过学习任务的设计对上述各种心理因素进行合理调控,由此构建了汉语二语词汇教学的模型——“认知—动机”模型,并通过一年的教学实践,检验了该模型的有效性。